



米 勒
画 传

世界艺术大师图书馆

米 勒

画传

Millet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勒画传 / 华语编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6

(世界艺术大师图文馆)

ISBN 978 - 7 - 5080 - 5540 - 4

I. ①米… II. ①华… III. ①米勒, J. F. (1814 ~ 1875) —传记—画册 IV. ①K835.655.72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937 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6 月 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20 × 1030 1/16 开

字 数：148 千字

印 张：8

定 价：19.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部分文字和图片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稿费未能及时送达，敬请谅解，
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邮箱：1521962917@qq.com



动荡的巴黎时期	001
巴比松时期	026
巴比松后期	037
在荣誉中度过晚年	089

目
录

动
荡
的
巴
黎
时
期



1814年。

起风了，天空中的乌云开始上下翻滚，闪电般的鸟儿在低空中飞舞。农田中的庄稼被风吹得发出沙沙的回响，它伴随着草虫的鸣声，给阴沉沉的大地增添了生机和乐趣。摇曳不定的杨柳伸出了自己那弯弯的枝条随风翩翩起舞，道路的两边是被风吹得东摇西摆的小草，高高的树林挺着它们粗壮的身躯，用那绿得发亮的叶子向天空挥手，鲜艳迷人的花丛中，勤劳的蜜蜂嘤嘤地在那里忙着采集鲜美的花粉……

天空中的云层渐渐地厚重起来，刹那间不知不觉地从天上落下几滴晶亮透明、珍珠般的水滴。啊，下雨了，细雨像珠帘一样密密地从天空中飞落下来，落在地面上发出刷刷的声响。此时，在村庄的一角传来了“哇”的一声，洪亮的声响久久不停，一个健壮的男婴出生了，他就是19世纪写实主义杰出的代表画家米勒。

米勒(1814—1875)的父亲名叫杰思·路易·尼古拉，母亲名叫安妮。米勒兄弟姐妹共八人，米勒为长子。米勒从小天资聪慧，母亲经常一边做农活，一边带他玩耍。米勒对大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每当看到美妙的田野风光，他的两只小手就会上下挥舞，仰起小脸尽情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米勒有时在田头，手里拿着树枝在地上胡乱地画着似像非像的图画，有时自己唱着不知什么曲调的歌曲，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一天天地长大，常常欣慰地眯起眼睛笑着对丈夫说：“看，我们的小米勒，他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幸福。”

年轻的米勒对文学无比热爱，对事物的认识和对自然的观察都能独具慧眼，对颜色有着敏锐的感受力。秋天，是美丽的季节，森林中的大树像橙黄的火焰一样流光溢彩。大自然的灿烂光辉、河水的流逝以及跃动的生命，无不感染着米勒幼小的心灵。大自然也钟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季节，它永远散发着神奇的色彩，这为米勒幼小的心灵奠定了彩色世界的基础。

米勒在学校时，他的语文成绩总得满分，写的文章经常作为范文展示给同学和老师，可是对数学则颇感苦恼，因为他天生对数学就不那么感兴趣。每当老师向他提问题时，他常常一手搔头，一手摆弄着衣角，眼睛往四周观看，然后摇头说一句：“没有记住。”可是他喜欢读《圣经》和华吉尔的田园诗，并能倒背如流。这时的米勒有机会观看并喜欢上了安格尔的油画作品《路易十三世的宣誓》(1824年，421×264cm，藏于蒙托榜市圣母院)以及德拉克洛瓦的油画《吉奥斯岛的屠杀》。这些作品无不震撼着米勒的心灵，他渐渐地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兴趣。

此时的法国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时代。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建立了代表大金融贵族利益的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浦本人就是法国少有的大金融家，他常穿着资产阶级的服装，腋下夹着一把新式的雨伞以示时髦，这在当时的上层社会是很流行的。在七月王朝的统治下，法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农商均有明显的发展，法国东南部的里昂由于纺织业的发展而成为全国第二大的城市，全市15万人口中丝织工人竟占了近10万之多，但是里昂丝织工人却衣不遮体，许多人因无住处只得露宿

米勒像



街头。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里昂工人为争取生存奋起斗争，并于1831年10月初，成立了工人领导小组，要求与当局就工资问题对话协商。工人们提出的提高工资等条件没有得到落实，愤怒无比，数千工友排成四路纵队，齐声高唱，手挽手向市中心挺进。然而在队伍的行进过程中，军警突然开枪射击，打死了三名工人，还有多人受伤，被打散的工人毅然筑起街垒，挖掘沟壕，开始起义。起义工人乘胜前进，很快攻占了市政厅，控制了整个里昂市，反动军队逃离市区，里昂市被工人占领达10天之久，直到12月3日才被反动派残酷镇压，起义最终失败。失败后的工人们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人权社”、“互助社”、“步社”等团体纷纷成立。七月王朝的统治者面对工人的结社高潮坐卧不安，于是七月王朝颁布法令不准组织新的社团，已经存在的社团必须全部解散。里昂工人们不顾高压政策，在互助社的带领下继续举行罢工。

此时正是1834年，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时年20岁的米勒，青春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他满怀着理想前往瑟堡，学习绘画艺术，在一个不知名的画室里学画，首先学习的是素描和色彩。这时的米勒已初步显露出他绘画方面的才能。他每天早早起床开始练习绘画，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直到深夜。不久家里捎来了书信，父亲病重，希望他早日回家。米勒接到书信，当日便乘坐马车日夜兼程地返回他阔别多年的家乡。不幸的是，他的父亲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就与世长辞了。米勒望着父亲的坟

墓默默地祈祷着，他深感自己肩上担负着沉重的长子重担。

这一年，米勒在家里帮着母亲干家务活，和兄弟姐妹几人共同支撑着这个家。第二年，米勒又回到瑟堡学习绘画，钻研他所热爱的绘画事业，1837年，23岁的米勒因为学业突出获得了奖学金。

1837年1月的巴黎迎来了满身乡土气息的米勒。他进入了巴黎美术学校德拉鲁修画室学习绘画。米勒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怀揣着梦想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不同的是他还带着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初到巴黎的那一夜，外面下着大雪，银白色的月光透过窗户射进屋里，窗户玻璃上的冰花雪纹犹如一块用银丝刺绣而成的碎花手帕，显得格外好看，给周末的夜晚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巴黎被雪花笼罩着，暗淡的街灯伴随着米勒，狭窄的路上到处是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车与那股令人难忍的臭味，眼前的这一切和他的想象是那样的不一致，他感到头昏脑涨，甚至窒息，一时间他失去了自制力，大声哭了起来。他极力地压制着内心的情感，用冷水洗脸，让寒冷的空气拂拭，只有这样才能掩饰那夺眶而出的泪水。米勒逐渐地恢复了平静，想想自己口袋里还有从家乡带来的苹果，一路走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了。米勒看了看吃了起来，以忘掉眼前的一切。他凝视着街道边一家版画店里的作品，那些石版画是那样的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因为作品的内容尽是些袒胸露背的少妇和入浴的或正在穿衣服的女人们，特别是丰满的乳房表现得尤为抢眼，让他看了很不自在。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画家特维利亚与莫兰的作品格调。

由于米勒对于这座名城的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觉得巴黎是一座阴暗而又乏味的城市。他徘徊于街道两侧，很晚才回到旅馆，彻夜难眠，刚一闭上双眼就会噩梦缠身，梦里时常出现家乡那阴暗潮湿的小屋，祖母、母亲和妹妹正在摇着纺车，她们含着泪水牵挂着米勒并祈祷着他早日回到家乡，回到她们身边；忽然又会出现似人非人的鬼脸，它张开血盆大口向米勒扑来，他慢慢地往后退去，当退到一幅名画面前，突然间这幅名画散发着光芒，然后出现大火，火越燃越烈，最后终于消失在云雾当中……

当噩梦醒来之时，年轻的米勒已被吓出一身冷汗。他环顾四周，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此时的房间里是那样的黯淡无光，就连自己的呼吸都没有回声，显得无比凄凉，就好像睡在了恶魔的窑洞里。他赶紧走出屋外，看到了晨光普照的街道，这时才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米勒就是以这种心情走进了巴黎，他虽然没有诅咒巴黎，但是对巴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感到无比的困惑。为了能目睹心目中理想的巴黎，米勒开始游历各大博物馆，在博物馆里他大开眼界，看到了油画巨匠和大师们的原作，这对于他来说，多少抚慰了一下受伤的心灵。

年轻的米勒有一个习惯，当他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时，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不喜欢向行人打听道路，喜欢自己随意地东奔西走，希望美术馆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因此，他经常为了找到美术馆而迷失在巴黎的街头。有一天，米勒在游荡中一抬脚却

走进了巴黎圣母院，此时，一股思乡的暖流涌上心头，他发现这儿的圣母院没有家乡的邱丹士本寺那样壮观、那样美。

米勒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行走着，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潘奴佛桥，他站在桥上大口喘着粗气，双手扶在桥梁上，遥望那期待已久的建筑，心里想，它一定就是卢浮宫美术馆了。此时，米勒浑身热血沸腾，像获得了巨大成功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拖着沉重的脚步并作一步地向那宽大的石阶走去。

眼前别具风格的卢浮宫，正如米勒想象中的那样宏伟、壮观。他就像久别的孩子终于见到了母亲，倍感亲切，大步迈入展厅，眼前的艺术作品震撼了米勒的心灵，激起了他对艺术的渴望，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再也不是梦幻，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他贪婪、仔细地观看每一幅力作，研究大师绘画作品的内涵，深入分析那些伟大的作品。他如痴如醉地倾倒于大师们的笔下，巨匠们那种优美的绘画语言和完美的构图结合，使米勒感动得泪流满面。当米勒走近油画作品《摩提尼的殉教书》的时候，觉得自己也被圣塞班史迪亚斯发出的利箭射伤，艺术家的绘画艺术犹如催眠师一样具有强烈魔力，使观赏者深深地被画面的喜、怒、哀、乐所感染。当米勒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巨匠米开朗基罗的素描作品《失神的男人》前时，感触迥然不同。人物在痛苦挣扎，强壮的肌肉在扭曲，线与面的结合就像潮水般冲击着米勒的心灵，敬仰之心油然而生。他感叹道：只有这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感染人。米勒以前曾经看过几幅米开朗基罗作品的印刷品，但是质量很差，直到此时，米勒才真正地体会到这才是自己毕生所追求的。此时他仿佛聆听到米开朗基罗那洪亮的声音：努力吧，成功总是属于那些勇于探索的人们！米勒决心沿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直达艺术的最高境界。

不久，米勒又参观了卢森堡的美术馆，可是他觉得，除了德拉克洛瓦那卓越的绘画构思和色彩表现手法外，所见到的其他作品都是那样的简单，在表现手法和用笔上都是那么的软弱，在他的心目中除了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作品的张力和德拉克洛瓦的色彩及宏大场面有震撼力之外，其他一切作品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乏味。

米勒对每幅作品看得都非常仔细，都认真地去解读，看累了就席地而坐，忍受着身体的劳累、饥饿。当他在陈列厅里看到德拉鲁修的作品《伊丽沙白》与《爱德华王子》时，认为自己的想法和现实是有差异的。作品“充满着舞台的情调”，人物就像是舞台上扮演的小丑，毫无生活可言，可以说就是书架里的装饰品。

米勒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观摩学习，当他闲暇的时候，不禁又想起了久别的家乡。他一个人忍受着孤独的生活，平时他强迫自己不去想，一心放在研究艺术上。米勒平时很少与人交流，讨厌被人家讥笑，也很少请教他人，当然也不会有人主动与他谈话。他生活鲁莽又不懂规矩，性格又非常的孤僻，从不与生人接触，当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得不向他人请教时，对米勒来说简直如临大敌。有时当他画画累了的时候，就想，如果自己能像乔姆朗伯父一样，自己行走九十公里，回到家乡，对

着家人说：“我回来了。”那该多好啊！可想而知，米勒思乡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只有卢浮宫美术馆才能使他忘掉思乡的情怀。

在博物馆里的学习结束后，晚上米勒回到那间又小又窄的小屋，他静静地面对着大理石的壁炉和小窗，窗外的雪花飘飘摇摇地撒落着，米勒心中又涌起了思乡之情。他的家乡是那样的美丽，三三两两的村落隐蔽在葱茏的树林里，低矮的屋顶冒出缕缕的炊烟，农夫们挑着箩筐或粪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赶着牛犊，小狗翘起尾巴来回奔跑，女人们蹲伏在水边洗菜淘米洗衣服，几个还小的孩子在母亲背后玩耍，远处的村庄里，不时地听到鸡鸣……这些美丽的景致和那取之不尽的新鲜空气，让米勒无法忘怀，他只好慢慢地合上双眼，希望在梦中重温这甜美的一切。

就这样，他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终日饥肠辘辘，不得温饱。不过有一次他发现在马夫的廉价饭店里可以花不多的钱吃得很饱，于是，他来到饭店想大吃一顿，在就餐时他遇到了一位同乡的马夫，米勒就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拥抱着这位朋友说：“我可看见你们了！真是太想家乡的父老兄弟和姐妹们了。”这位同乡的哥们儿一把抓住米勒的肩膀说：“走，今天是我们最快乐的一天，我请客。”他们一同走进了专售葡萄酒的酒吧，马夫向米勒诉说着家乡的变化，米勒忘记了喝酒，着迷似的听着同乡讲述着家乡的故事……这是米勒到巴黎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他们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得特别尽兴，最后，这位同乡说：“我要连夜赶回家乡，你有什么信要捎的吗？”米勒让他告诉家里自己在这里挺好，不要挂念。同乡说：“好的，你在这里继续求学吧。”于是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来自同乡的鼓励让米勒感动不已，也让他更加努力地钻研艺术。

米勒在巴黎美术学校德拉鲁修画室学习绘画，但他很快感到学校所教的是为了适应上层社会口味的“客厅艺术”，与自己的理想格格不入，于是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卢浮宫，努力地研究米开朗基罗、普桑等诸位大师的艺术。

米勒每日都是早出晚归，奔走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之间，夜晚来临之时，回到那冷清、沉寂的阁楼，不免有些孤独，可是，当看到自己的绘画技艺日渐成熟时，心中又不禁洋溢着幸福的感觉。

有一天米勒照常去参观卢浮宫美术馆，却发现巴黎许多学艺术的学生都拥挤在米开朗基罗的杰作《垂死的奴隶》周围，因为他们感到和这些在痛苦中诞生的石雕人物有一种精神上的血缘关系。米勒是他们这群学艺术的人中最有理想的人之一，他对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尤其敏感，在这次观看画展的时候，他看到这位艺术巨匠创作的一个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就像他一样受到了死亡的折磨。很多观赏艺术作品的人，只看到作品的表面，他们对作品中表现出的痛苦却不以为然。也有少数人由于有着痛苦的经历，并将这种经历升华到宗教与美学的高度，辅以忧伤的养料，同时把忧伤变为琼浆，这就是米勒。

到巴黎以后，米勒曾经将自己所带的装有衣服的皮箱和二三百法郎现款托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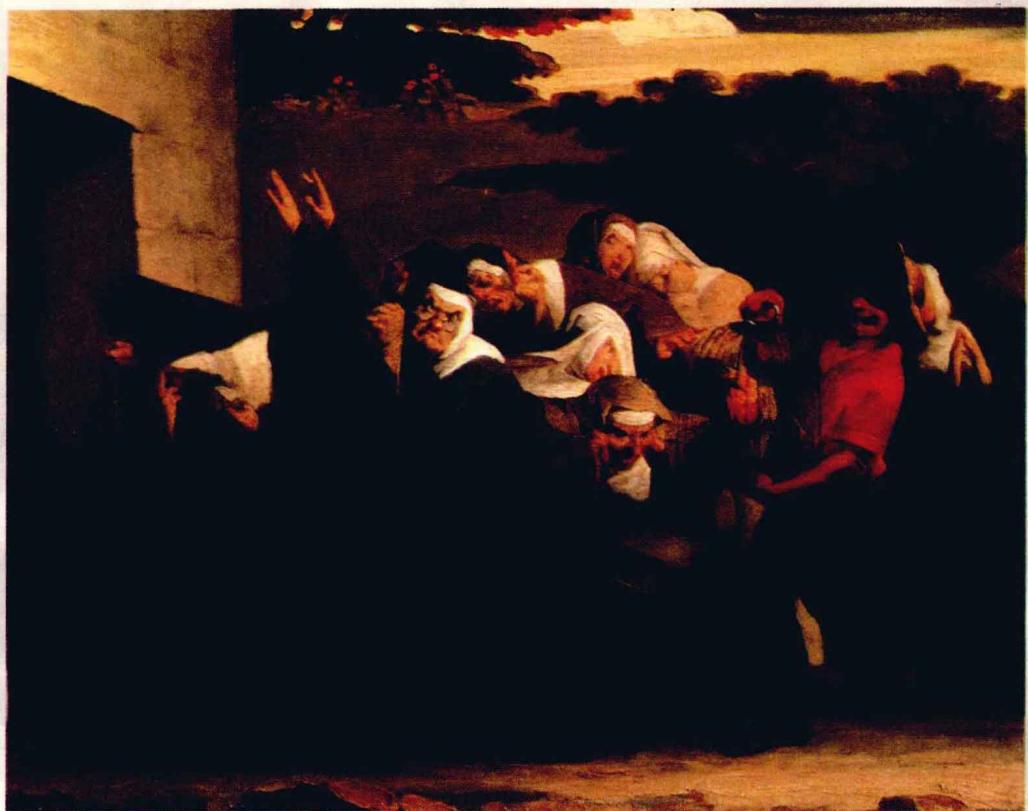
读经台前一幕1 1840—1841年 水彩 24.2×31.6cm 日本私人收藏

在一位朋友也是他的监护人家里。一个月下来，所有的费用大约用掉了五十法郎之多。有一天，他向这位主妇索取五法郎时，就听到这位主妇冷冰冰地回答说，如果要仔细地计算，米勒还欠她的钱，她与她的丈夫对米勒的照顾远超过米勒寄托在她那里的存款等等。米勒面对这位主妇毫不客气地说，对您的关照我非常感谢，但是我从来就不想以金钱来报答。然后，就将拿到手里的五法郎猛地扔在桌上并说道：“夫人，现在我们谁也不欠谁了。”骄傲的米勒仅带着身上的三法郎和皮箱离开了那位主妇的家。就在他徘徊于巴黎的大街小巷间时，发现了一处价格比较低廉的旅店，在那里可以先住宿后付款，这对于米勒来说是非常欣慰的了。米勒一直企盼着原来居住的那家主妇会对他有一个解释，直到有一天那位主妇托人捎来一封信，信中说，不应该发生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实在是令人痛心，希望彼此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希望得到他的原谅云云。经过一段时间后，米勒心境倒是坦然了，尽管他还是不喜欢那位主妇，可是主妇的丈夫一直对米勒很好，并愿意补偿他夫人对米勒的不敬，希望米勒常到他的办公地点来，并忘掉不愉快的那一幕。这位先生背后告诉米勒说，这个主妇是一个母老虎，他对她也没有办法。事情过去三个月后，他因为知道米勒无法支付房租而给了米勒五十法郎，这事又被他的夫人得知了，那主妇对他大发雷霆，要求他与米勒断绝关系。

一年后，米勒患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三周。他高烧不退，时常昏迷，生命垂危，可就在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床铺上，被不认识的人看护着。原来他被带到孟摩登西附近不远处的爱尔布丽，米勒受到殷勤而又亲切的照顾。米勒养病的地方是原先所住的那家夫妇的朋友家里，这是那位心怀歉意的男主人的安排。此时，正是6月份，米勒调养了一段时间后，第一次来到庭院散步，好强的他想自己动手除草，以帮助主人干点零活，可是由于身体尚未恢复，再度昏了过去。经过数月之后，米勒的身体才完全康复，他告别主人重新回到巴黎美术学校的德拉罗什画室学习。因为前一次的生病，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刻苦钻研，不管画室内的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坚持作画。

米勒非常痴迷于18世纪的艺术巨匠，他经常在美术馆临摹布歇和华铎的作品，对他们的油画技法和表现形式，米勒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对他们米勒也是批判地学习，比如说，认为他们的有些作品缺少自然与人的有机结合，画面上出现的无聊的女人，只是一些脱光了衣服的下层人物，和提香笔下那种外在与内在都很丰满的女性相比大相径庭。米勒对提香的作品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提香笔下的人物是强壮的，善良的，具有女性魅力的；但是，布歇所描绘的那些可怜的女人——纤秀，被鞋子扭歪的脚，披着紧身露体的衣服，无力的双手和发育不全的乳房，这对于米勒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看到许多人在美术馆里临摹布歇的作品《猎





人云亦云 1839年 油画 32.5×41cm 日本私人收藏

神迪安娜》，在米勒淳朴的心目中，布歇是个心怀叵测的画家，画当时的侯爵夫人用以自娱，把她们带到自己的画室并让夫人们袒露玉体，以满足自己视觉上的欲望。如果把古典美术那纯洁、高尚、优美的线条与《猎神迪安娜》相比，米勒认为布歇不过是一位诱惑视觉的高手而已。

至于华铎，米勒认为华铎还比不上充满浪漫思想的布歇，只是一名令人反感的小丑。他那色彩的表现力和充满虚伪的欢乐，表演出来的善良和忧郁，不时使人想起舞台上的小丑来，每当表演结束后就会回到自己暗淡的生活里。

对于米勒来说，卢浮宫美术馆就是他最好的老师，同时也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可以说是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唤起了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的生命之火，也滋养了他那淳朴、执著的心灵。米勒在就读的德拉鲁修的美术学校，充分地显露出他素描方面的天才，为此他还赢得过一次奖学金。不过，由于他的性格有一些孤僻，周围没有一个合得来的知心朋友。米勒的家里仍然是很贫穷的，拿不出钱来给他学习，所以他不得不在外面干一些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也把自己描绘的农民生活和《圣经》类作品结合起来，创作成作品，托朋友马洛尔先生到各处的画店推销或

寄卖,可是巴黎的上层社会及普通人根本不欣赏米勒的艺术表现手法,所以他的画一幅都没能售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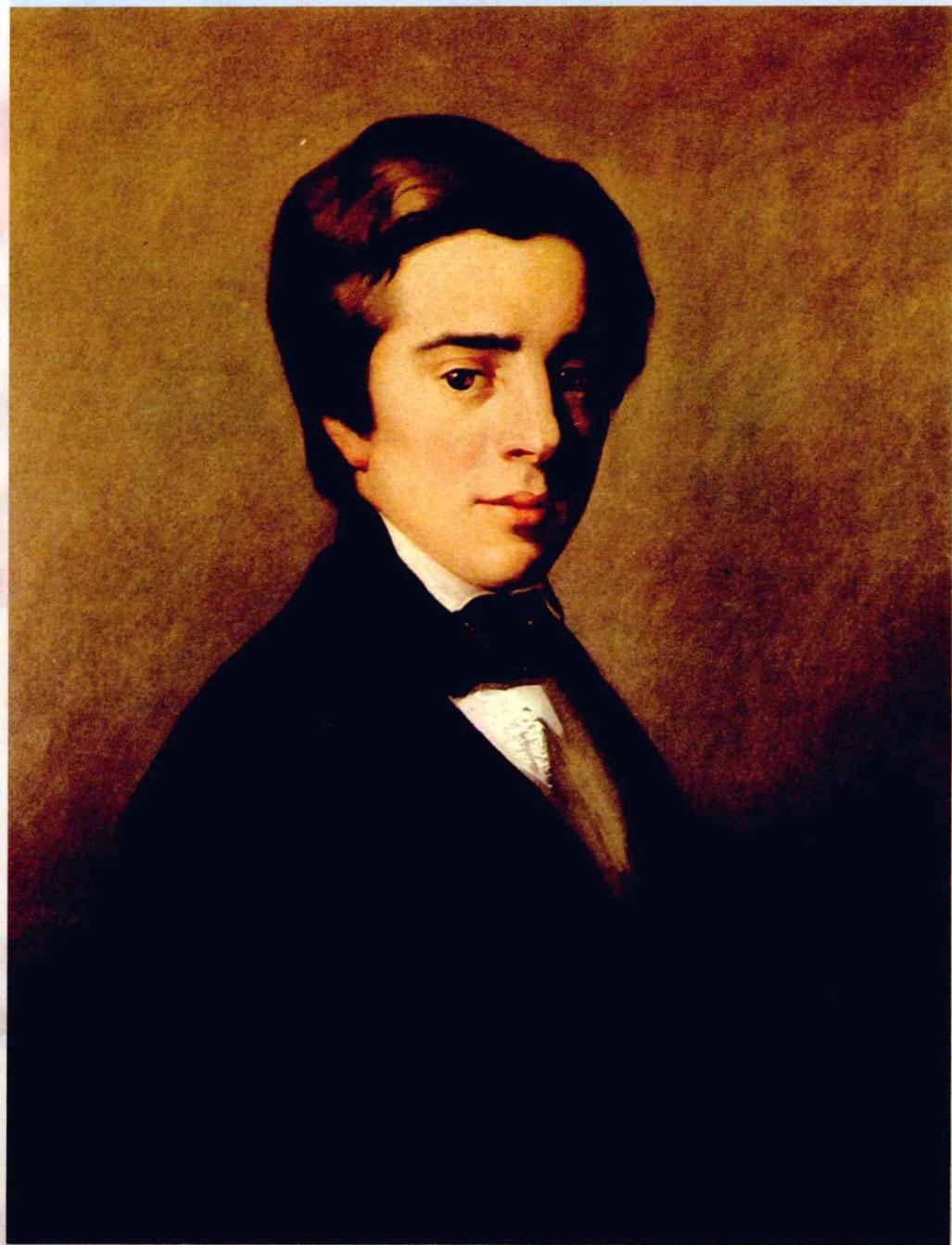
有一天,马洛尔来到米勒的住处,米勒见他低头不语,就问他画卖得怎样,马洛尔两手一摊,一耸双肩,说是一无所获。然后,马洛尔先生用温和的语气说:“我可爱的米勒先生,能不能改变一下手法,画一些18世纪法国画家华铎和布歇等绘画形式的画,以迎合巴黎华丽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这样才能有收入。”米勒心领神会,为了生计也只好点头默许了。

为了学习和生活,米勒也经常画一些广告牌,农民出身的他不怕苦,不怕累,仍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1840年,米勒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他的油画肖像作品终于



男人肖像 1840年 油画 116.8×89.5cm 纽约私人收藏

华尔顿像 1841年 油画 73.3×60.6cm 洛杉矶市立美术馆藏





商神把百眼巨人牧神的牛赶向水边 1840年 油画 44.4×65.4cm 洛杉矶市立美术馆藏

入选了沙龙展,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满足了,此时他刚年满16岁。从此以后,几乎每一次展览他的画都被选中,这说明他在艺术上的追求没有白白付出,得到了世人的承认,他欣喜若狂,高声叫着:“我成功了,感谢老师的帮助,感谢生活赋予的灵感,感谢巴黎给我的空间。”他不知流了多少泪,才有了这样的成果,米勒没有停下艺术追求的脚步,继续行走着……

转眼之间,米勒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在瑟堡学画的时候,他对一个叫波莉奴维茜尼奥的小姑娘很有好感,她那大大的眼睛,清晰的轮廓,小嘴一笑两个酒窝,纤弱的身材,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天使。米勒深深地爱着她,她给予米勒的爱情是美妙的,犹如田野的小花,她那温柔的眼神好像浮在水上的莲花,飘忽的表情就像那含羞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那纯洁善良的心,使孤独的米勒感到世界是多么的可爱、美好,他的心徜徉于天国的光明中。爱情就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将两颗心拴在一起,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不幸的是这种甜蜜只过了三年。就在他们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时,米勒年轻的妻子得了不治之症,在1844年的春天,她抛下了深爱的米勒,离开了人世。米勒痛苦万分,他双腿跪地,举起无力的双手高呼:“上帝啊!为什么这样惩罚善良而又仁慈的人?”米勒哭得几次晕倒,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才控制住了情

绪,就这样,米勒又重新回到那充满忧虑与恐惧的世界之中,他满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他的绘画艺术之旅。

1845年,也就是一年后,米勒和他家乡的一位性格贤淑的女子结婚了,她就是卡特丽妮·卢梅尔。婚后的米勒和卡特丽妮非常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他渐渐恢复了原有的创作心境。在他们婚后的十几年中,先后育有九个子女,这使他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再度陷入了长期的困境。对于米勒来说,能够得到这位贤妻良母的帮助是他最大的满足,这使他获得了美满的家庭生活,能够与家人尽享天伦之乐,这也给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袤的空间,使他有一个好的心境去从事自己热爱的绘画事业。

1846年4月,他的祖母从家乡给他写了一封信,老人在信里对米勒说:“切记不要画任何污秽淫亵的东西,哪怕是国王叫你画也不行,不要看坏书,多读一些《圣



米勒夫人卢梅尔画像 1844年 油画 53×46cm 日本八王子市村内美术馆藏